

7242.4  
L93a1

# 女仙外史

(清)吕熊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

女仙，唐赛儿也，说是月殿嫦娥降世。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，赛儿起义勤王，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。而今叙他的事，有关于正史，故曰《女仙外史》。请问：安见得赛儿是嫦娥降世？劈头这句话，似乎太悬虚了。看书者不信，待老夫先说个极有考据的引子起来。

宋朝真宗皇帝，因艰于嗣胤，建造昭灵宫祈子。诚格上天。玉帝问仙真列宿：“谁肯下界为大宋太平天子？”两班中绝无应者，止有赤脚大仙微笑。上帝曰：“笑者未免有情。”遂命大仙降世。诞生之后，号哭不止，御医无方可疗。忽宫门有一老道人，自言能治太子啼哭，真宗召令看视。道人抚摩太子之顶曰：“莫叫莫叫，何似当年莫笑。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，休哭休哭。”太子就不啼哭。是为仁宗皇帝。此道人乃是长庚星，说的文曲是文彦博，武曲是狄青，皆辅佐仁宗致治之将相。要知成仙成佛者，总属无情。赤脚大仙一笑，便是情缘，少不得要下界去的。然而此情又种种不同。或因乎喜，或因乎忿，或因乎恩爱仇怨，各随其所因，便要做出许多事来。试看古来英雄豪杰、忠臣烈士，如伍员之兴吴覆楚，子房之为韩报仇，关神武之讨贼伐曹，张睢阳之起兵拒寇，郭汾阳之再造唐室，岳少保之誓迎二帝，文丞相之建义勤王，没而为神圣者，史册所载，不可枚举。即就建文逊国之后，诸臣殉难，有金都御史景清，假为曲从，衣藏利刃，欲刺永乐。钦天监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其色赤，而景公适著绯衣，岂非明验？东坡先生云：“其生也有自来，其死也有所为。故申吕自岳降，傅说为箕尾。”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至于女子，亦有同然。如柴绍之妻，统娘子军而起义；朱序之母，筑夫人城而拒敌；李毅之女，自领宁州印而大破苓夷。至若高凉之洗夫人为嫫星，辽之萧太后是婺宿，唐之则天皇帝是大罗天女，亦皆传记所载，夫岂诞妄者哉？

而今话归正传。按道书云：天上有一位万劫不坏的金仙，圣号称做王母，居于瑶池。池在东天之西偏，亦名曰西池，王母亦名曰西母。天上各有境界，东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，西天是如来佛祖及诸菩萨、阿罗汉所止，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。昊天上帝之宫阙，则在中央而统辖南天。南天虽有南极老人与南斗星官，要皆在上帝统辖之内。上帝好生，故居中而治南，有长养万物之义。玄帝统雷霆神将，以肃杀为主，故居于北。佛宗寂灭无生，故以西方为极乐。道家以一炁长生为主，是以占于东方，取气始生之义。王母所居珠楼贝阙，在瑶池之畔。此池非下界之水，乃是融成玉之精髓，溶溶漾漾，竟如酒浆一般。说话的错了，美玉入火则愈坚，次则如石之成灰矣，怎么融化得水来？噫，盖亦反其本而思之！美玉原是石髓所结，是以璞在石中。髓可结成玉，玉不可化为髓乎？蚌珠见月而化为津。凡物

皆有相感之处，非寻常所能测识者。即如仙家之酒，名曰琼浆玉液，要皆琼瑶所化之髓，难道也是凡间糯米酿成的么？那瑶池之北，有三座大殿。中间一座名碧桃殿，东名青鸾，西名石麟。三殿皆因物命名。其碧桃树在西池之南，高八十寻有咫，俗所云蟠桃，万年一结子者，正对中间大殿。玲珑盘郁，势若虬龙，不但下界所无，即佛家之娑罗、广寒之丹桂与夫三岛之珠林琼树，亦迥乎不同。这是何故？只因为他有瑶水浸润，故其枝叶花葩皆带玉之精华，在仙树为独冠。所结蟠桃，食一枚寿与天齐，若是三枚，能超万劫。西母于桃熟之日开宴，止请佛菩萨、道祖天尊与上帝及诸大仙真。其余一切仙官仙吏、海岛洞府散仙、斗牛宫二十八宿，总不得与。是以岁星东方朔，每至窃食。

今此一度，碧桃繁盛，倍于从前，凡散仙列宿，亦多邀请，为万劫以来第一盛会。其时佛祖、仙真，次第咸集，唯上帝后至。遥见鸾驾雍容，御的是绿琼鞦，张的是紫云盖，星幢前导，羽葆后拥，众仙皆俯伏远迎。上帝先与如来、诸佛祖、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：“元运告终，民生应罹兵劫三回。已命娄金宿下界，勘平祸乱，今又命天狼星下界。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。朕检阅册籍，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，悉与特宥。”如来合掌云：“善哉善哉，帝德之好生也。”西王母遂请入座。向南正中释迦如来，左是过去诸佛，右是未来诸佛，前是三清道祖，东西向皆诸大菩萨。东间上帝南向；左坐昭位，第一玄武大帝，以下皆诸天尊；右坐穆位，青华帝君第一，以下皆诸大真人。西间南向独坐是南海大士；北向两座，左为斗姥天尊，右为九天玄女。东向首座鬼母天尊，西向首座天孙织女，余为太微左夫人、九华安妃、昭灵夫人、观香夫人、月殿嫦娥、魏元君、许飞琼、段安香、何仙姑、麻姑、樊夫人、王太真、阮灵华、周琼英、鲍道姑、吴彩鸾、云英等女仙真。西王母陪席。其蟠桃每人一颗，上帝、三清、佛祖各两颗，唯释迦如来是三。佐以交梨火枣，雪藕冰桃。酒则琼浆玉液，丹则绛雪玄霜。如来手举蟠桃而设偈曰：

桃有万年子，人无百岁春。  
可怜虚宝筏，若个渡迷津？

然后剖食。迦叶在侧垂涎，阿难睨而笑之，如来即以一桃与迦叶，一桃与阿难。道祖老君亦以一枚与金银二童子分食。时南极老人跨来之鹤，舒翼旋舞，延颈徐鸣，如中音节。而鹿亦跳跃呦呦，俯首伏地，若乞怜状。南极笑曰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，也想要吃这样的好东西。”因以指爪各掐一片与之。大士见善财童子在一旁注视，亦授以一枚。善财曰：“菩萨想是年老健忘了。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，那时菩萨抛下个箍儿，将我两手合住，再不得开，如何来接桃子？”大士向着众女仙道：“这个孩子虽是牛种，到也聪明。只是他学好之心却还未定，是以至今箍住他双手。”众女仙皆各称善，大士将手一指，善财两手分开，接去桃子。吃毕，仍旧合拢了。有嫦娥左右二仙女，一名素英，一句寒簧，是最亲近的。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，以二小分与二仙女，一大分自尝。

王母见了，便问侍女董双成、谢长珠：“还剩下蟠桃多少？”董仙女就知要与嫦娥，因答云：“往年结得少，到剩二十余枚；今岁结得多，反剩得十一颗。”王母云：“这丫鬟怪吝！可取一个来，余十枚留与你们分吃罢。”董仙女因检一枚送到，王母随递

与嫦娥道：“嫦娥，今将远别，分外申敬一枚。”嫦娥不知所谓，只道是筵散分别的话，欠身谢道：“佛祖、道祖止有二颗，小仙何德敢承？”坚辞不受。斗战胜佛大言曰：“谁谓仙家无情？以我看来，比凡人还胜。请看王母剩下蟠桃，独与嫦娥，若说不是有情，因何不多送我一颗？”如来曰：“王母送与嫦娥，礼也，非情也。犹如下界钱行一般。悟空你已成佛，何犹似旧日粗卤？”老君云：“前次蟠桃会，他一人偷食许多，今止一个，岂能遂意？怪不得他要争了。”斗战胜佛笑曰：“我这个成佛，犹之乎盗贼做了官，今日撞着了对头。”合座皆笑。王母与众仙亦各微笑。只有嫦娥，又闻如来饯行之言，与王母远别二字，适相吻合，心下十分疑惑，全无笑容。大士曰：“这颗蟠桃，王母是该送的，嫦娥是该受的，不须推辞。”嫦娥只得勉强受了，便稽首大士前曰：“小仙常愿皈依如来，因自爱其发，不肯遽剃，深以为惭。今愿皈依大士，恳教指示未来。”大士曰：“要知未来，先明既往，你自省之。”嫦娥愈不能知其故，复又稽首恳请，大士乃微露其端倪曰：“嫦娥不记得奔月时乎？那时王母娘以丹药赐与有穷国君后羿。尔时为国妃，窃啖其丹，因得飞身入月。独是后羿情缘未尽，恐将来数到，不能不为了局。”嫦娥默然半晌曰：“我闻缘从情发，情亦从缘发，若一心不动，情缘两灭。小仙在月宫清修数千年，情缘亦已扫除，不知从何而发？”大士曰：“缘有二种：好缘曰情，恶缘曰孽。情缘，如铁与磁石遇则必合，不但人不能强之不合，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。孽缘，如铁之与火石，遇则必有激而合者，孽之谓也。是则凡人多溺于其内，而仙则能超乎其外者也。嫦娥请记斯言，后当有验。”如来曰：“善哉，大士之论姻缘也！”遂向王母合掌谢宴。

诸菩萨、众仙真各随如来谢毕，先送道祖、佛祖、上帝起行，然后次第稽首而散。唯嫦娥犹向西母依依不舍，再叩未来之事。西母因示之曰：“未来须似现在，慎勿忘却今日之会。”嫦娥载拜接受，方骖素鸾，驾彩云，引二仙女冉冉归向广寒阙下。猛见侧首突出一人，径来抢抱嫦娥。那素鸾是神鸟，知道有人行凶，从刺斜里侧翅飞退。此人却与二仙女撞个满怀，好汉仗也！但见他：

头戴星冠，灿烂晃瑶台明月；身披鹤氅，飘飘动绛阙香风。两道剑眉浓似墨，斜飞插鬓；一双鹤眼明于电，直射侵人。膀阔腰细，浑身有千百斤膂力；蓬尾跋胡，行动有三四回顾盼。原来是斗牛官赫赫天狼星，不分做大明国岩岩新帝主。只因好色爱嫦娥，故此潜身来月殿。

嫦娥远远望去，认是天狼星，知道他心怀不良。又恐他竟行凶莽起来，抵敌不住，要用个礼来服他。时二仙女吃了惊，已飞身到素鸾之侧。嫦娥授之以意，二仙女乃款款向前，敛素袂、启朱唇道：“太阴宫仙主拜上星官：适从蟠桃会上，闻星官奉救为大明太平天子，尚未称贺，已抱惶悚。今驾枉临，又失祗迎，凉星官圣德渊深，不加呵责。倘有明谕，当于翌晨拥帚候驾。天令森严，不宜静夜交接，伏惟见谅。”天狼星见说到理路，不使用强，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：“我奉上帝教旨，令午刻下界。今已迟了四个时辰，岂能延至明日？烦仙女上达嫦娥：我应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，少个称心的皇后。我今夜就要与嫦娥成亲，一齐下界，二位仙娥，也做个东西二宫，岂不快活？何苦在广寒宫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！”嫦娥听见，不觉大怒，骂道：“泼怪物！上帝洪恩，教你下界做天子，乃敢潜入月宫，调谑金仙，有干天律！我即奏明上

帝，决斩首，悬之阙下。”天狼星又陪笑道：“嫦娥，你当时为有穷国后，不过诸侯之妃。我今是大一统天子，请你为后，也不辱没了。就同去见上帝，婚姻大礼，有何行不得呢？”嫦娥愈加恼怒，厉声毒骂。天狼料道善求不来，便推开二仙女，飞步来抢嫦娥。嫦娥心慌，遂弃了素鸾，化道金光，飞入织女宫中。那织女是天帝之孙女，天狼星如何敢去？恐他启奏金阙，弄出事来，即掣身竟出南天门。守门神将，已是知道奉敕的，放他下界，到洪武宫中投胎去了。

且说织女正在水殿上凭栏静坐，看这银河，似波非波，似浪非浪，一派晶莹混漾，乃是西天素金之气，流注东南，或隐或现，随斗星而旋转，但能沉物，不能浮物的。《汉书》上所云张骞乘槎犯斗牛，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，织女与支机石而返，岂不是荒唐之语？闲话休题。其时织女方欲回宫，见正东上一道金光，直向水殿飞来。起身看时，那金光敛聚，却是嫦娥，玉容含著微微的恚意。织女知有缘故，便请坐定，从容而问。嫦娥备述一遍。织女曰：“这厮直恁无礼！若赶到这边来，我教神将拿住，现其原形，拴在苑树上，与嫦娥消气。”嫦娥道：“他怎敢到这里？只怕下界去了。我如今劾他一疏，教他做这大明天子不成。”织女道：“事到其间，若不劾奏，嫦娥倒有不是，这是势不容己的。但据我看来，尔顶上三炷，动了嗔怒，已杂烟焰，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。”嫦娥道：“这不是我过犯，怎样滴下？”织女道：“不是滴下，大约有个数在那里。”嫦娥道：“噫！我若下界，如何能再到月宫？还求天孙为我主持。”织女道：“我不能使尔不下界，或者下界之后，我烦个女仙真来指示迷途，仍返瑶台，便亦无妨。”嫦娥悲咽道：“不期西池上佛祖、大士、王母之言，应在顷刻！”

说话之间，素鸾与二仙女皆至。嫦娥随谢别了织女，回到辘官。问侍女辈：“天狼星来，可曾进我宫内？”有好些素女齐声回言道：“怎不进宫？还来调戏我等！直教玉兔儿将玉杵打出去，不知他还躲在阙下。”嫦娥道：“直恁无礼，怎饶得过？”随命素女草奏，片刻成就。嫦娥看毕，竟诣紫虚阙下，恭候早朝。有顷，上帝御通明殿，见嫦娥持表，随班晋至丹陛，已知其故，令葛仙翁接上表文。略曰：

太阴广寒府三炷金仙臣妾唐姮，昧死顿首顿首，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：窃惟天律森严，首戒贪淫，仙府清虚，尤期贞静。臣姮昨随御驾西池宴归，不意天狼星从广寒飞出，竟抢妾身。幸藉素鸾倒退，得脱毒手；寒簧抵住，扣问来因。天狼星大言，敕赐人问帝子，要取月里嫦娥。凶威凛凛，竟要逼赴阳台；煞气棱棱，辄欲拐奔尘世。而且于臣姮未归之先，直入辘官，阖闾遭其蹂躏；横行桂殿，侍女受其狼藉。此等劣恶星官，似难膺享帝福，必至杀害忠良，荼毒黎庶。即其已奉天书，尚敢故违钦限。藐天法于弁髦，狎仙规如儿戏。丧德败检，旷劫希闻。伏望陛下赐遣神将追还，按律处治，肃仙府之威仪，免人间之劫数。不独臣姮蒙不朽之恩，下民亦荷无疆之福矣。姮冒死谨具奏以闻。

帝命嫦娥至前，谕之曰：“汝奏请追还天狼，乃是常人之见，非仙真之语也。天狼之帝福，是他自己所积，非朕之所与。下民劫数，亦是众生自己造来，非朕所罚。朕乃是顺运数以行赏罚，非以赏罚而为运数也。天狼星即位之后，还有一大劫数，应汝掌主，并完夙生未了之事。若天狼星之应当受罚，自然在后，今还早着。”遂令传旨

与送生仙女，于明日送嫦娥下界。

嫦娥大惊，含泪奏道：“帝旨敢不钦遵？独是一涉尘世情缘，便有孽债缠缚，迷乱心神，安能再返清真？臣姮哀恳圣恩，将上界最苦的差罚臣去做。即使历劫之久，亦所甘心。”俯伏不起。上帝曰：“汝不记大士之言乎？数在，朕不能拗也。但汝有此苦衷，足见清修道力。若向前途，还能不昧灵根，去来自如矣。”时二十四诸天中，闪出鬼母天尊，启奏道：“嫦娥此番下界，看来为天狼星所害。臣心深为不平，愿去维持嫦娥也。”上帝道：“既动此念，便是数中有名人物。但时尚未至，不可轻言。”嫦娥到此地位，心已了了，遂前跪奏道：“臣妾谪下，已知数定。但掌生民劫运，易造杀孽。凡有应行事宜，恳求圣慈明海，俾臣妾得遵奉而行，庶免堕落。”帝乃敕诫曰：“汝去，有几件至正至大的事，是你所应做的。如天伦崩坏，汝须扶植；人心悖乱，汝须戡正，褒显忠节，诛殛叛佞。彰瘴均得其宜，便是有功无过。谨记朕言。”

嫦娥叩首谢恩而退。随向绛河阙下谒见织女，具述帝旨。织女道：“帝意极好，但将来功行，总在尔的方寸，须牢记着。瑶池会上的女仙真，少不得有个来指导的。”嫦娥就将鬼母天尊愿去的话说了。织女道：“非也，他不过暂助神通尔。有一位葛仙脚的夫人鲍道姑，誓愿弘深，最肯度世。他在西池驾下。我当启奏金母，烦他下界来，始终教育，以成大道，不愁不返瑶台也。”

嫦娥再拜，谢了织女。回到月殿，与素女辈泣别。寒簧、素英皆愿随去，送生仙女止住道：“私去不得，要奉教旨的。”二仙女牵衣痛哭，嫦娥亦不肯舍，乃作书一函，令去求天孙娘娘。又作两笺，启达西池王母、南海大士，不过敬谢教诲，并恳救度之意。方随送生仙女，下界投胎。正是天上神仙降，定在人间将相家。且看下回分说。

## 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

山东济南府蒲台县，有个孝廉，姓唐名夔，字尧举，是宋仁宗朝知谏院唐公诤介之后。介为殿中侍御之日，曾劾宰相文彦博制金丝灯笼进于宫掖以谋执政，即在帝前面诤彦博，因坐以毁谤大臣，黜为英州别驾。仁宗又爱公鲠直，恐致道死，命中使保护持以往。由是唐介直声振天下，称曰真御史。家本江陵，后裔流寓济上。至宋南渡，不肯事于金元，子孙多隐居海滨教授，是以代无显人。及明太祖开国，夔之父遵晦受辟为博士，夔亦得领乡荐。母陶氏早歿，继母性暴不慈，动辄有怒，夔必长跽请责。又且每事先意曲承，继母亦为之感化，由是亲党皆称为真孝子。父病，衣不解带四十余日，夜必焚香告天，愿以身代。父亡，继母亦逝，卜葬于太白山之阳，庐于墓侧者三年，然后回家。其平素立身有品，不取非义，不欺暗室。与市人交易，说价多少，即如数与之，人亦鲜有欺之者。曾拾遗金，遍访失主不得，后知武定州人，已死于道，乃送还其子，邑之人又咸称为真孝廉。独是年已四十，尚无子嗣，因此功名心淡，不赴公车。

一日，谓其夫人黄氏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今我将老，而尚无子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相公一生，上不愧天，下不愧人，祖宗有灵，必不至于无后。但恐妾身年纪多了，血气渐衰，有妨生育之道。几次劝相公取个偏房，执意不从。如今再迟不得了。”尧举道：“这是夫人的好处。但我看见一夫一妇，生育繁盛的极多；也有十院名姝的竟无子息。若必有妾生子，则是贫人无力娶妾的，都该绝后了。况且取来之妾，不知其德性何如。若至以小欺大，你我到要受他的气。若仍不能生育，又将何以处之？”夫人云：“相公若如此思前虑后，也是难事。妾闻得东门外有个九天玄女娘娘庙，庙内有送子娘娘，说是极灵显的。我夫妇可于每月朔日，烧香拜求子嗣，这可使得呢？”尧举道：“神明是有的，但是女神仙，我不便去，夫人自去罢。我到初一日，自赴上清观玉帝殿中焚香叩祝。不要说求子嗣，敬礼上帝也是该的。再在家庙神主之前，朝夕礼拜，求祖宗在天之灵，降锡嗣胤。就从明日为始。”于是尧举夫妇二人，每于朔前，虔诚斋戒三日，分头去烧香求子。

不觉的光阴荏苒，已及二载。于甲申年五月，黄夫人忽觉饮食咽酸，兀兀欲吐，像个有孕的光景。尧举即请医生诊视。医生脉理平常，摸棱不决，但说：“脉诀有云：受胎五个月，脉上方能显出。”尧举家旧有一老婢，名曰老梅，适送茶来，便应声曰：“若到五个月上，我也看得出，不消烦动先生了。”尧举道：“蠢东西，毋得胡言！”医生自觉没趣，茶毕起身，说：“送安胎药来罢！”不料怀至十月已足，绝无动静，黄夫人甚是忧疑。尧举宽慰道：“天地间过十个月生也是多的，且静以待之。”夫人曰：“逾期而生，恐是怪物。”尧举曰：“帝尧是十四个月生的，难道也是怪物？”老梅接口

道：“夫人若到十四个月上的公子，一定也是皇帝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蠢丫头，该罚他一世没汉子。”老梅笑道：“我若有汉子，就要生出明珠来了。古人说得好：明珠产于老蚌哩。”尧举道：“夫人平素教他识字，又与他讲说些典故，记在心里，如今竟会洩文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才是郑玄家的婢子。”

闲话休题。看看到八月中秋，足足怀胎十五个月了。十四日夜间五更时分，黄夫人忽见一妇人，宛似庙内的送生娘娘，抱一孩子来送他。黄夫人双手接了，问：“是男是女？”娘娘道：“女儿赛过男儿。”陡然觉来，方知是梦。随述与尧举，详察道：“这梦兆分明是个女儿了。”黄夫人已觉身体有些不安，孝廉先着人去唤了收生的。直到酉刻，腹中作痛。俄而彩云绕户，异香盈室，隐隐闻半空中有笙箫鸾鹤之声，已产下盆中而不啼哭。尧举怪问道：“莫非孩子是死的了？”稳婆道：“有福的姑娘是不肯哭的。”尧举始诧梦兆之异，双手扶起盆来，映着那纸窗上微微的返照日不看时，遍身如玉琢成的一个女孩子。就取送生娘娘梦中之言，乳名叫做赛儿，将预备下的襁褓裹定，安置在床上，赏发稳婆自去。

却说那邻里中于赛儿降生时，多见有五彩云霞数片，自东飞向唐家屋上。虚微霄霭之间，一派天乐声音，从风飘扬。众皆骇异，都道唐孝廉家生的孩子，必有个体大有福气的。三三两两，传播得通邑皆知。于是众邻里斗出公分，牵羊担酒，齐至孝廉家奉贺。尧举道：“不过是个女孩子儿，何敢当高邻厚赠？”为首的是个老人家，笑嘻嘻道：“孝廉公的令爱，是位仙女，老天因你家积德，特地送下来的。前日彩云中仙乐声音，谁不听见？我老汉活了八十多岁，从不曾见此奇事。将来做一品夫人，是不消说的。”尧举又着实谦了几句，众邻一茶而退。尧举入内，与夫人说道：“古礼：生儿三日，作汤饼会，邀请亲族，今邻里中先来称贺，我心不安，要备酒筵款请他们，答其美意，再请诸亲族来看看赛儿，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是必该做的。”随遣老仆买了鸡肉果品等物，发帖先请邻里。

到明日午后，诸邻自己约齐，前来赴席。内有一瞥者，姓岳，是孝廉的远邻。因他常常夸口说不但算命，且能算天，人呼之为岳怪，然所断吉凶晴雨，颇有应验，遂自号曰半仙。众人公揖罢，次序坐定。岳怪先开口道：“瞎子今日要看看唐老先生令爱的八字了。”诸邻齐声和道：“正要看你这位半仙说得是也不是。若算不着，我们公罚冷酒一大碗。”尧举道：“只是不诚，何敢相烦？”送把赛儿的生辰说了。岳怪口中暗念，指上轮推，忽立起来大声嚷道：“这个八字算不出的。当日关老爷是戊午年、戊午月、戊午日、戊午时建生，做了千古的大圣贤、大豪杰。今令爱是乙酉年、乙酉月、乙酉日、乙酉时诞生，难道也可以做得关老爷的事业么？命太奇了，待我回家细细推详来罢。”众中有嘲笑他的，说：“半仙算不出命，原请坐下，立客难打发哩。”岳怪焦燥，低着头，又再四轮推过，掬着嘴道：“列位有所不知，譬如是个皇后皇妃，或一品夫人之命，那样格局就容易算了。今这八字，一派是金，犹之乎关老爷八字，一派是火。五行之气要相平的，若全然是火，便要锻炼天下，全然是金，便要肃杀天下。况太阴星为命主，又属金，二十一岁至四十岁，又行金运，看来要掌大兵权的。若说显贵，比皇后还胜几分。若要知道何等显贵，掌何等兵权，不但半仙算不出，就是活神仙也算不出的。”尧举道：“这等说起来是个怪命，到是家门之不幸了。”众人解说道：“总是遇着个怪先生，就把令爱的贵命算来也像怪的了。”岳怪道：“我何曾说个怪命呢？”说话间，酒席摆上，大家畅饮尽醉。临行，岳怪又向孝廉道：“可惜



我瞎子年纪多了，到令爱贵显时候，不知能看得见看不见哩。”一人道：“你是半仙，为何连自己的寿数也不知？”一人道：“岳先生原做得半个仙人，所以过去一半的年纪知道，未来的一半年纪就不知道了。”众皆大笑而别。

到次日众亲戚来，是尧举的寡婶母，与同曾祖的哥哥、弟弟，并三个侄儿，再有黄夫人之弟与弟妇，并小姨、姨夫，一共十来人。黄夫人因有叔婆是长亲，勉力起迎。各相见毕，又抱赛儿与众亲观看。人人抚弄一番，不笑不啼，绝无声息，都疑是个哑巴。尧举瞧科，便向众亲戚道：“昨日岳怪在酒筵上，说有可骇的话，如此如此，这是传不得出去的。我如今要说是个哑巴，解解人的疑惑。”众亲都道：“此说极是。”李廉道：“这要烦我至亲播扬开去，方信是真。”齐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是晚宴罢各散。

俗语云：“朝生三千，暮死八百。”就有济宁州林恭政家，也在本月十五日，先于卯刻时候生下个儿子。因有两个哥儿在前，排行叫做三公子，取名曰有芳。有芳生而中指有纹，宛然一羿字，人不知为后羿转世也。稽之《通鉴》，羿善射，当帝尧时，十日并出，羿援弓射之，陨其九乌。后历二百四十余年，逐夏后相而自立为帝。又《列仙传》：羿得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其爱妃嫦娥窃而吞之，飞入月中。后羿思念不置，于是广求美女，充于后宫，荒淫无度，至于废弃国政，遂为其臣下寒浞所杀。上帝以其射日获罪于天，而且篡弑夏后，又造有淫孽，罚入冥司定罪，永远不赦。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，每到五百年小劫之期，必亲向地獄勘问一番，稍可原情者，悉予矜宥，犹之凡人朝审有矜疑减等诸条，总是超度鬼囚之意。后羿沉沦日久，值菩萨降临，他就自诉：“平生好道，曾承王母赐药。虽射九日，乃是帝尧之命。弑夏后相，亦是我命数该做帝王，且我亦为臣下所弑，也可准折得过。因何不许再转人世？望菩萨超生则个。”菩萨听他供词，在可矜之内，因令冥曹查案。冥曹覆道：“是上帝罚下。因他淫杀之根太重，恐至流毒人世，所以不许转轮。若论他的因果，尚与爱妃嫦娥还有半年姻缘未尽，与其宠臣季艾又有十万债负未了。须奏明上帝，方可宽他。”菩萨道：“既如此，也是他数合当然。嫦娥近须下界，季艾又转宦途，可着他投人季艾家中，完此债负。将来与嫦娥仍为夫妇，完此姻缘。待我启知上帝就是了。”所以后羿在鬼道，已历数千年，才得再生人世。其父林参政，即六世以前之季艾也。

看书者要知道内典上因果二字，近只在三生以内讲，远则历数十劫以前，百千劫以后，总不能脱却二字之根。此二字，包罗天地，统括古今，亿态万状，莫可名指。人生于五伦、三党、九族之间，往往生出事情，各有前因，非出偶然。今只就男女一事言之。譬如男女钟情而死，他生必为夫妇，始终恩爱。或男负情于女，或女负情于男，他生亦必借为夫妇，以偿其孽报。钟情，因也。恩与孽报，果也。他生不遇，又俟来生，必至相遇完其果报而后已。在本人受报者，不自知其有因也。若只就此生数十年内，而欲就事论事，无异于坐井观天，不知天之大全。《洞冥记》载：唐玄宗追思太真，感悼不止，命术士御气求之。上天下地，十洲三岛，靡所不屈，绝无影响。直至海外一山，见有瑶阙琼楼，珠宫棋树，隐隐然闻鸾吟凤啸之声。阙下颜颞曰：“玉妃仙院”。方士前叩朱扉，有女童出问，说是上皇处遣来者。女童报与玉妃，此玉妃即太真也，许令引见。太真向上皇安否，亲授与方士折钗半股，钿盒半枚。且言：七月七日曾与上皇对双星发愿，生生世世为夫妇，只此一念，不能久居此山，且得与上皇他生再会也。大抵玄宗、太真夫妇之缘，已是尽的了，而两人之爱根未断，即谓之

因。如播种在地，少不得要生苗结果。况羿与嫦娥夫妇之缘，犹有未尽者乎！虽嫦娥已证仙道，情缘久灭，此番下界，原是为着劫数，其如尚有所负于后羿，而羿之爱根，又是历劫难泯的。今适同生于世，则月下老人之赤绳，早为系定两足矣。不要说半年夫妻，也要清偿，就是片刻姻缘，终须完结。谚云：“露水夫妻，也是前缘分定。”斯言信然。于此当下一断语曰：“若嫦娥未尝下降为赛儿，则林三公子自非后羿；若赛儿是嫦娥降世，则后羿定为林三公子无疑也。”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赛儿诞日悟前因

唐孝廉的妻黄氏，产后止五日，即起身接待亲戚，感了风寒，头疼发热起来。医药无效，日重一日。孝廉一面烦人雇觅奶娘，一面发帖到滨州去请名医来看。云“系产后伤寒，邪热转结，瘀血凝滞，汗下难施。幸脉有元神，且用两解调和之药，看是如何。”时赛儿有三四天缺乳了，并不啼哭，亦无声息。老婢把米饮来喂些，也咽下去。蒲台是个小县分，那里寻得出好奶娘？看了两个，甚觉腌臢，都不中意。黄夫人之病势，又加胸膈烦闷，渐渐发喘，滨州医生已自辞去。孝廉心中着急，唯有叩祈祖宗保佑。

黄夫人之弟及弟妇来问候，生眼一看，知道不济，劝孝廉预备后事。只见门上老家人进来禀道：“有一个奶娘，说是济宁州人，流落在这里的，不论雇价。看去倒也洁净。”孝廉道：“我心已碎了，烦尊舅出去问问他。”舅子道：“这是极要紧的事，教进来看的好的。”老家人随将奶子引进。但见：

身材不肥不瘦，穿一领鸭头绿的细布宽衫；头发半黑半白，裹一片佛头青的滑绫小帽。面有重颐，鼻如悬胆。双眸熠熠，光华动若春星；两耳耿耿，洁白弯如新月。骨相端严，雍雍乎闺中懿范；神姿秀逸，飘飘然林下清风。腰系无缝素罗裙，脚着有棱黄葛履。都猜道有似半老的萧娘，谁知是真个长生的仙姑。

孝廉见此姆虽穿一身布服，容止非凡，觉道有些跷蹊。因几日日心思烦乱，没个主张，遂叫老梅引至夫人卧榻前，孝廉亦随后步入。夫人病虽昏沉，心却明白，开眼一看，就点点头。舅母就将外甥女抱起递与乳妈，乳妈接在手看道：“好。”只见赛儿嘻嘻的笑个不已，口内哑哑的，却像要说些话的光景。孝廉大为奇异，舅母再去抱时，掉着头不理。老梅道是认生，把两手来拍拍去接时，赛儿看一看，也掉转头去了。黄夫人见了这个光景，便道：“我儿，我没福气做你的母亲，这个才是我儿的真亲娘了。”说未毕，泪如雨下，昏晕去了。孝廉急唤醒来，夫人眼泪滚个不停，向着孝廉道：“相公好生看待乳娘。”孝廉气咽心酸，遂请乳娘抱着赛儿到西房安歇，留下舅子舅母在家相伴病人。

看看一刻重似一刻，气逆上来。老梅将夫人抱在怀内，抚摩胸膛。孝廉坐在床头。守到半夜，叫声：“赛儿！做娘的枉生了吾儿了。”又向孝廉道：“老梅甚好，相公收用了他，再生个儿子接续香火罢。我去了。”遂瞑目而逝。孝廉放声大哭，遂移出去放于正厅上，一家举哀。乳母知道夫人已死，天明起来，抱着赛儿出到厅上，赛儿

忽地呱呱的哭。孝廉肝肠欲断，抚着赛儿说道：“吾儿月尚未足，就知道母亲死了么？”越哭个不止。乳母道：“莫哭罢，吾儿日后封赠母亲罢。”赛儿方住了哭。家人听见暗暗称奇。孝廉分付乳母：“少不得有女亲戚来吊丧，要看赛儿，推着睡觉罢。”乳母说：“待亲戚来时，我叫赛儿睡就是了。”那时忙忙的备办衣衾棺槨殓殓，延请僧人诵经礼忏，吊丧者概止领帖，整整悲哀了七七四十九日。

孝廉自从夫人死的那夜在厅上睡起，后遂移榻在厅侧书房，把后面四五间内室让与乳母，令老婢在内伏侍。因丧中哀苦，病了几日，闭门静坐。想起这个乳母着实古怪，他来时正值夫人病危，不曾细问来历，遂叫老婢请乳母出来。孝廉让坐毕，问：“赛儿两日爱吃乳么？”乳母说：“想因夫人死了，吃得少。”孝廉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赛儿自生出来，从不会啼哭，并无声息。自从你来之后，不但会哭会笑，并且有知识，我想来必有缘故。且尚未知你姓氏籍贯，看来是个大家举止，不是做乳母的，为何特寻到舍下。我心里委实不能解。如今我儿全仗着你，不妨说与我知。”乳母说：“天下事，皆有自然之数。老身姓鲍，先父做过兖州府太守。在任之时，先父常说济宁州有个神童，十二岁上游庠，后来必然显达，就将老身许了他。迨任满回籍，老身就随丈夫归于济宁。不期先夫才高命蹇，屡举不第，抑郁愤闷，至于病亡。先夫亡后三日，老身生下个儿子，临盆就死了。”孝廉道：“这是在几月间呢？”乳母道：“是本年八月十五酉时。老身无儿无女，葬了丈夫，要去做个尼姑。忽得一梦，见送生娘娘向老身说：‘你生的儿子，原该是女身，错投了男胎，所以我又送到蒲台县真孝廉家去了。你这里死，他那里生哩。’老身因此到来，问姓真的孝廉，都说没有。问着一个算命的岳先生，说是个真正孝廉，不是姓真，是姓唐，他家正要寻个乳母，你造化，这姑娘他日大贵哩。老身是这个缘由来的。”孝廉听了这些话，欲待信他，恐无是理；欲待不信，赛儿这个情景，却又奇怪。因向乳母道：“如今赛儿也就是你的亲儿了，望你抚育长成，先荆在地下也是感激的。”乳母道：“不消说得。老身当日随父亲在任，曾请过名师读书，经史子集皆谙大义。又延女师教过针指，凡刺绣组训之事，亦所优为。待令爱长大，老身当一一教导，日后嫁个佳婿，老身也要随去以终余年。”孝廉大惊，肃然致敬道：“我女儿长大时，自然把你做亲娘看待。但还有句话相问：‘前日你说赛儿日后封赠母亲，这句话更为难解，从没有女婿封丈母娘的理。’”鲍母道：“令爱女儿赛过男儿，是以说着止他哭的。”孝廉想送生娘娘在亡妻梦中讲的话，他也知道，更觉可异，遂起身深深四揖道：“赛儿终身都要仰借大力，学生自当衔结以报。”鲍母说声“不敢”，自向内宅去了。

孝廉想着隋文帝初生的事，因检出《通鉴》看，云：帝诞生时紫气冲庭，手中有文曰王。随有一尼来请鞠育。居无几，尼偶他出，帝母自抱怀中，忽顶上涌出两角，遍体皆成龙纹。大惊投地。尼心动亟还，曰：“这一惊，致令吾儿迟做十年天子。大抵史传所载，谅非虚语，这样奇事原是有。乃分付家人呼乳母为鲍太太。

光阴倏忽，赛儿将及周期了。孝廉预备酒筵，请女亲戚来看赛儿抓周。至期毕集。老梅婢便向中堂铺下红毯，摆列抓周物件。鲍母道：“有剑须放一口。”孝廉随取祖遗的松纹剑，远无放在红毯上。老梅便去抱了赛儿出来，见了亲戚只是笑。鲍母又在袖内探出一颗玉印，光华夺目，放在剑之左旁。然后将赛儿坐下红毯。各件不抓，竟爬到前面，右手把剑拖在身边，再三玩弄，频以手指点剑鞘。鲍母就去鞘与他看了看，孝廉忙接了去。赛儿左手就取玉印。印有钮，钮有红丝缘，自己竟穿在

手臂上了。又翻翻几本书籍，余外都不看。众亲戚都呆了，鲍母遂抱了赛儿进去。都在那边三三两两，猜这奶娘是个妖怪。孝廉虽然闻得，阳为不知。到晚各散。未几，又是黄夫人周年之期了，孝廉在灵前设筵哭祭。赛儿听见，务要出来，也和着父亲哭。孝廉到含着眼泪住了声，恐伤了女孩之意。自后无话。

赛儿到五岁时，鲍母教他读《女小学》，一遍即能背诵，慧悟颖异，过目辄不忘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只两年读完。略讲大义，闻一知十，又能解古人所未解，发古人所未发。孝廉家中有的是书，尽送到内室，由他看玩。九岁、十岁上头，文章诗赋，无所不妙。一日要看兵书。鲍母云：“兵书尚未到哩，有《武经七书》在此，看看罢。”孝廉见说要看兵书，心中疑讶，且试试女儿的志向，连鲍母请到前厅。赛儿方十一岁，穿的东方亮衫子，水墨披风，鹅黄裙，素绫袜，插的是水精簪与碧玉钗，云鬟髻髻，莹泽照人。平素性格，不喜熏香，不爱绮绣，不戴花朵，不施脂粉。孝廉想：我儿自是仙子降生。又见鲍母穿着的，还是十年以前进来的衣履，绝无尘垢，反觉新鲜，孝廉也猜是个仙姥了。随问道：“鲍太太用斋，我儿小小年纪，尚该吃些荤。”赛儿道：“孩儿凡事随着太太。”孝廉道：“就是孝顺了。”因取镇书的一块方玉，上雕着个蟠螭，递与赛儿道：“我儿镇书少不得的，可就赋诗一首。”赛儿随口吟道：

玉螭千古镇诗书，好似拘方宋代儒。

曷不化龙行雨去？九天出入圣神俱。

孝廉大惊道：“我儿的诗，格高旨远，就是当今才子，也恐不及。独是宋儒是传述圣道的，不宜诋斥。”赛儿道：“孔子一部《论语》，只教人以学问，从不言及性天，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，自非大贤以上之资，不能几也。子思为孔子之孙，亲承家学，故《中庸》一书，说到性天上头，曰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，可与天地参。则知圣人之道，粗者夫妇与知，精者天地同德。故曰至诚为能化，又曰至诚如神。圣人神明变化，岂拘拘焉绳趋尺步者乎？善学孔子者唯有孟氏。七篇所述，不越乎仁义孝弟，此人圣之大路也。其性善一语，不过为中下人说法。他自己得力处，在于尽性知天。孔子五十学《易》，孟子终身未尝言《易》，诚以《易》者，乃天道幽远之极致，上智亦所难明。宋儒未达天道，强为传注，如参禅者尚隔一尘，徒生后学者之障蔽。又讲到性理，非影响模糊，即刻画穿凿，不能透彻源头，只觉到处触碍。若夫日用平常，圣人随时而应，要之各当于理，何用设立多少迂板规矩，令人印定心眼，反疑达权者为逾闲，通变者为失守，此真堕入窠臼中耳。孩儿读书，要悟圣贤本旨，不比经生眼孔，只向章句钻研，作依样葫芦之解，是以与宋儒不合。幸父亲勿讶之。”孝廉呆了，不能出一语。赛儿即向父亲说声“进去”，同鲍母缓步进去了。

孝廉思想：我儿年小，未必有此大奇见解，定是鲍母教导的。女孩儿须做不得传述道统的人，本分上还该做些女红才是。过了几时，孝廉又请赛儿出来，问：“孩儿向来可曾习些女红？”答道：“孩儿既名为赛儿，不是个习女红的女子了。”孝廉向着鲍母问道：“可要习些？”鲍母道：“要从其性，不用强之。”孝廉又问：“孩儿，古来列女所取的是那几个？”赛儿道：“智如辛宪英，孝如曹娥，贞如木兰，节如曹令女，才如苏若兰，烈如孟姜，皆可谓出类拔萃者。”孝廉又问：“夫妇和美而有妇德者是谁？”曰：“曹大家第一。”孝廉喜极，遂指庭前所种斑竹，不拘诗词，令咏一首，意盖以湘妃

为女德之至也。赛儿立成一小令云：

情脉脉，泪双双，二女同心洒碧篁。不向九疑从舜帝，湘川独自作君王。

孝廉又呆了。因问：“宋朝皇后，如高曹向孟何如？”赛儿答道：“守规矩之妇人；宋儒之所谓贤后也。”孝廉急了，意欲要把吕后、武后问问，又不便出诸口。时已新月出于西天，又令再吟一诗。赛儿信口应声云：

露洗空天新月钩，瑶台素女弄清秋。  
似将宝剑锋铓屈，一片霜华肃九州。

孝廉以月乃后妃之象，新月初生有幼稚之义，以此命题，再卜女儿将来之谥。不意诗中杀气凛然，绝无闺阁之致。因微微的假问道：“我儿的诗词，都有草莽英雄口气，却像个曹操、李密那样人做的，敢是旧诗么？”鲍母代答道：“姑娘是女中丈夫，故此做来的诗词，都觉得冠冕阔大。”说毕，引着赛儿进内去了。

孝廉每自踌躇，因想着岳怪的话渐有灵验，可惜已死，无由再把女儿八字烦他细推一番。只见老人家进来禀道：“姚相公来到。”就是孝廉的襟丈。请进坐定，把乳母与赛儿的奇异事，详细述过。姚秀才看了诗词，道：“女子以四德为主，诗词不宜拈弄，何况口气是个不安静的！襟丈惟有择个佳婿嫁去。自古道女生外向，就不要费心思了。”孝廉道：“见教极是。并要烦襟丈到寒舍大家说说，恐怕我儿执拗。”

时赛儿已是十三岁，诞日将近。孝廉大开筵宴与女儿过生日。请赛儿的姨夫、姨母、母舅、舅母、从伯、伯母与叔祖母，最亲近的几位。姨娘又带个女儿来，乳名妙姑，少赛儿一岁。男西女东，各分一席坐定。都与赛儿把盏，算个贺生日的意。赛儿一一答敬毕。先是姚襟丈开口道：“赛甥女博学达理，见识广大。古来圣女贤媛中，愿学的是那一个？”赛儿道：“列女中无孔子，甥女徒有孟氏愿学之心。”姚襟丈向着孝廉道：“甥女算得古来第一第二个女子，要择个佳婿自然难得，襟丈当以此为急务了。”众亲齐声道：“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，极是要紧的。”孝廉道：“我尚未问过孩儿、太太哩。”赛儿道：“孩儿是不嫁丈夫的，奉侍父亲天年之后，要出家学道，岂肯嫁与人为妇耶？”老婢在旁忽大声道：“不但姑娘不嫁，我也是决不嫁人的。”孝廉的堂兄道：“此婢年纪大了，老弟该早早配人，如何迟到今日，孝廉道：“几次要配人，奈他决不依从。”堂兄道：“先王之政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我弟是个家主，怎么由得婢女主张？若如此说来，怪不得侄女也有此奇话了。都是你的家教不明。”姚襟丈又接口道：“《易经》开章两卦，就是乾、坤。其震、离、巽、兑为男女，故曰：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又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又曰：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，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此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。甥女以后再莫要说出嫁的话。”赛儿道：“混沌开辟，阴阳分判，气化流行，发育万物。未闻阴嫁于阳，月嫁乎日也。”舅舅道：“以我言之，甥女的事，全在鲍太太主张。”鲍太太道：“三纲五伦，圣人之大道，岂有个女子不字之理？姑娘说出家学道，就是仙家也有夫妇配合。这都在老身身上，不用烦絮的。”众亲说：“太太就是圣贤一辈的人，自后只须太太主持就是了。”

宴毕，众亲俱要别去。赛儿向着父亲道：“孩儿诞辰，想着母亲，不胜悲感。有诗一首，兼以请教伯伯、舅舅、姨夫。”遂写于浣花笺送阅。诗云：

一滴瑶台十二年，儿家回首自生怜。  
母亡难伴黄泉路，父在同居离恨天。  
此夕彩云犹未散，千秋皓月为谁圆？  
香闺尽人巫山梦，有个偏为处女传。

姚姨夫道：“诗在晚唐之上，独是结句不典，自古未有为处女而传者。”鲍母说：“处女传者惟有成仙，这个如何能得？明日写个庚帖送与众亲，各留心访个快婿，待老身以道理开劝姑娘，没有个不从的。”众亲道：“全仗太太。”各与鲍母施礼而别。赛儿便送伯叔母亲等出去。妙姑不肯回家，要与姊姊作伴。赛儿喜极，稟知父亲留下。携了妙姑手，随着鲍母同进内室。

时将二更，家中各自睡了。赛儿道：“今夜碧天如水，玉露流波，金风扬彩，月光皎洁，可爱人也。正是：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我当与妙妹赏月，请太太同向中庭一坐。”于是列珍果，煮香茗，谈至夜分。忽见正东上彩云升起，冉冉的舒布中天，似湍回波折一般。旋作圆纹，周围合将拢来，把一轮皓月，端端捧在中间。殊葩缭绕，异彩荡漾，真正如五花锦绣，错杂成章，俗所谓月华也。赛儿凝眸看了一会，不觉心上凄怆，忽然长吁道：“儿家安能学月殿之姝乎！”因问鲍母道：“我看太太是个仙流，定知过去未来，乞将孩儿夙因，指示指示。”鲍母道：“我正要将你姊妹开导一番。”赛儿即跪下，妙姑与老婢皆跪于侧。鲍姑道：“起来听者。”赛儿决不肯起，鲍母扶之乃起立。因指着明月向赛儿道：“此是孩儿之故宅也。儿原是月殿嫦娥，妙儿是侍女素英。还有个寒簧，又托生于他处。”就把瑶池会宴与天狼星求婚之事，备说一遍。赛儿又跪下道：“太太，孩儿已悟了。怪不得向来见了明月，便生凄怆。咳，几时得再上瑶台？”不觉掉下泪来。鲍姑道：“有我在，无妨也。”妙姑对着赛儿道：“我原是伏侍姊姊的，从此就不回去了。”鲍母道：“这个且缓，吾儿赛儿尚欠着夫妻债哩。”赛儿泣道：“一犯色戒，必至堕落，要求太太解此厄难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鲍母道：“我儿原来未悟，怎不记得瑶池会上大士的法语？孩儿为有穷国妃时，与后羿尚有半载夫妻未了，遂奔入月宫。今彼已生尘世，如何赖得？此乃一定之数，虽如来亦不能拗。幸亏天孙娘娘在上界，多方护持，尚有个斡旋之法。待信息到来，我自有的。儿但宽心，不须烦恼。”赛儿再拜谢了。随问：“太太是何圣母仙真？”鲍母道：“儿且勿问，往后有自然明白的日子，凡事只依着我行便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将及天明，各自安息。

辰刻时候，孝廉进来向鲍太太道：“今日要将赛儿庚帖送与众亲，令他们大家留心，寻个佳婿，完我为父的事。”鲍母道：“极是。一人之见闻有限，千里姻缘似线牵哩。”孝廉大喜而出。正不知东方绝世的佳人，可配得南国多情的才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

话说唐孝廉将赛儿庚帖写出去后，远近皆知是位女才子。那些富贵子弟全不照自己形相，是满面的酒肉；也不量量自己材料，是满肚皮的草包，央亲朋友，做几首歪诗、几篇烂文字，订作窗稿，寻个的当媒妁送到唐宅，一时络绎不绝。赛儿大怒，都扯得粉碎，分付门上自后不许收接。鲍母道：“有个回法。但说不论门楣，不观相貌，不考诗文，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，然后烦媒来说。”以此求亲的皆败兴而返。

忽一日，老家人来禀孝廉道：“有个广东人，说是鲍太太的兄弟，在外要见。”孝廉教请，报与鲍母，自己就迎出来。见此人生得清奇秀拔，巍巍然有凌霄之气。邀进中堂，施礼坐定。孝廉道：“请教台字。”其人答道：“贱名航，字虚舟。家姊在俯，极承优待，特来造谢。”孝廉道：“小女承令姊教育之恩，昊天罔极。”大家又叙些相慕相敬的话，老婢报：“鲍太太出来了。”孝廉遂避席。教家人忙忙备饭。鲍姑见是仙客裴航，已知来由，认了姊弟，附耳说了几句，竟自别去。老家人挽留不及，令子小三儿尾其后，看寓在何处。孝廉从外进来，正埋怨老家人，小三儿喘吁吁的跑来说道：“奇事奇事！适才紧随着鲍爷出东关，到旷野无人处，忽地驾彩云，飞向海上去了。”孝廉心中明白也是仙流，嘱令家人不许传出。进至内室，启问鲍太太道：“正在备饭，为何令弟别去之速？”鲍母谢道：“他有正事，少不得日后还来。”

过了月余，老家人传道：“舅爷同个做媒的来了。”孝廉出迎时，见舅子与姓俞的旧相识，已进中门。延入坐下。舅子道：“俞亲翁特来与甥女说亲。是济宁州林参政的三公子，与甥女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建生，今现在他母姨夫柏青庵家内。先请教了姊丈，好来进拜。”俞媒道：“参政林公，是济宁州第一便家，今已应升布政，将次进京候补。其三公子，十二岁游庠，说是济南第一个神童。文章诗赋，不假思索，动动笔就有的。而且音律技艺，无样不精。这样才子，正好配的淑女。是以特命晚生央着舅爷，先来通命。”随打恭至地道：“谨候钧旨。”孝廉道：“别样不打紧，到是同时同日，却难查考，尚容缓商。”俞媒又连连打恭道：“这个更真。三公子因八字奇异，誓要访求年月日時相同的，然后配亲。若访问不得，甘心一世不要。曾向着晚生道：若八字是真，才貌是不论的。老先生高明，岂不晓得柏青庵是个端方的名秀才。他令甥若不是真八字，岂肯与闻其事？”孝廉见他说得有理，遂进内述与鲍母。鲍母道：“许他罢了。”孝廉说：“我要请他会面，然后允他，何如？”鲍母道：“这也是老成见识。”孝廉出来，向俞媒道：“小女择配甚难，亲翁所素知。今老夫要亲见一面，就可定了。”俞媒说：“这是容易的，待晚生就去传示台命。”别不多时，俞媒复来说：“柏青庵即于明日率公子径来叩谒面求了。”



孝廉遂备了酒筵，请了众亲。候至巳刻方到。孝廉迎进，众亲戚皆注目看林三公子生得何如。但见：

面如傅粉，略有潘安之韵，且解风流；心只贪春，绝非宋玉之才，漫种词赋。炫服鲜衣，飘飘然骨肌瘦弱，曾号神童；金冠朱履，轩轩乎容止轻扬，可称冶子。若说到笙箫音律果然真，试问他经史文章还有假。

孝廉逊进，与各亲一一施礼。柏青庵首坐，林公子侧席，各叙了几句斗山松萝的套话。香茗再进，青庵即便起辞。孝廉款留云：“正要请教林年兄佳咏。”青庵就坐下，命公子立起请题。孝廉想一想道：“即以中秋圆月为题何如？”姚襟文道：“都是此夜诞生，极妙的了。”林公子思索有半个时辰，写于笺纸上。诗云：

嫦娥应爱晚妆新，挂出天边月一轮。  
好似玉台来下聘，彩云相送少年人。

孝廉看了，递与青庵暨众亲戚都看了，莫不赞扬。青庵打一恭道：“不敢斗胆，要求闺秀赐和一章，就是合璧联珠，胜似千金百两。”孝廉即命垂帘，放下桌案笔砚，请姑娘出来。老婢传说：“姑娘问出来怎么？”众亲都道：“要求佳咏一章。”老婢又传道：“女子自有妇道，吟咏非其本质。”姚姨夫一想，当时我有这句话，莫非怪我？遂立起道：“待我去请甥女。”瞬息间，隐隐见帘内姗姗然到来。老婢道：“姑娘说不为礼了，快把诗稿传来，不耐烦久坐哩。”舅舅就把原稿递进，仍出就位，诗已和到，赛儿已自进去。青庵也惊呆了。公子写的蝇头小楷，赛儿是连行带草，有铜钱的大字。青庵朗吟道：

八月嫦娥降世新，此心犹是抱冰轮。  
漫云玉杵裴航聘，那识瑶台第一人。

众亲都道：“真是棋逢敌手，天作之合了。”青庵道：“舍甥向来敏捷，今日这诗颇迟，就算输了，改日再请唱和罢。”正要揖别，酒筵已摆上来。青庵再三谦谢，只得就席，饮过数杯，然后告辞。与孝廉打一恭道：“小弟专候台命，覆知敝襟文，以便择吉纳采。”孝廉唯唯。送客完了，到内室问道：“吾儿看这公子是真是假？”赛儿道：“那有眼睛去看他。”鲍母道：“教他下聘就是了，若聘礼轻，是不成的。”孝廉大喜。

次早，俞媒同着两个女媒到来。女媒进内，鲍母说：“亲是允的，若使聘礼苟简，立刻返璧，姑娘亦终身不字了。”女媒道：“这个自然，”吃了杯茶，即出来同了俞媒回到柏家。原来女媒中，有个青庵家的仆妇在内，也是个惯媒，教他来看看容貌的。那仆妇夸奖唐家姑娘，就是月里嫦娥，海上观音，也没有这样标致。林公子听了，几乎发狂起来，遂跪求姨夫，写了封恳切的书，当晚起身径回济宁去了。

请问：济宁与蒲台相隔着三四百里，林公子小小年纪，如何知道有个才女与他八字相仿的呢？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导之人。孟氏云：“食色性也。”这位公子，就是第一个性中好色的。从小来穿衣洗脸，吃饭出恭，都要丫鬟伏侍。十一、十二岁